

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Liu Xue

绿雪

——杜文娟——著——

某个夜晚，听见雨声，挑了纱帘，

俯瞰园景，原来是人工喷泉。

一抬头，看见了雪山，洁白连绵，巍然屹立。

愕然中，仔细辨析，并非雪山，而是崇山峻岭般的白云。


 青海人民出版社



绿 雪

杜文娟 著

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雪 / 杜文娟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8.7

(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ISBN 978-7-225-05612-8

I. ①绿… II. ①杜…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0819号

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绿雪

杜文娟 著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五四西路71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612-8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西藏与江南	1
牧草样的生命	16
拉萨时间表	33
边境女孩	69
狮泉河的女人	87
淘金梦中人	102
格桑花开放的盛宴	117

陈忠实激励我成为作家	131
优雅之作	139
方格子和她的《留守女人》	145
亲爱的素红	150
拥书自净	161
前往边城的路有多远	164

无法释怀的南郑

171

岚皋有条千层河

180

北川的年

183

袖拂天星

187

夜浴天潭

191

从汉江到汉城湖

197

西藏与江南

2011年12月3日，当我在西安滴水成冰的午夜，为我的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暗暗发誓，我再也不去阿里，再也不愿回忆采访的艰辛和写作过程中几欲崩溃的情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用读书、散步、旅行、喝茶、聊天、晒太阳来犒劳自己。

一年后的2012年12月，我正在惟余莽莽的毛乌素草原采访，忽然接到《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家机构想找人写一部关于西藏公益慈善方面的书，他推荐了我，对方看了我的资料，读了我的书，比较满意，已经把相关资料发到我的邮箱了。

我在电话这端踟蹰了好一会儿，似乎在自言自语，又似乎在杨老师说，如果写这本书，应该还会去阿里吧。

恰好在这个时候，陕西一家出版社受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委托，策划一套描写援藏干部的书，主笔是我。

写作需要时间，更需要心境，人生总是在选择与放弃之间纠结。在公益慈善与援藏干部两大题材的博弈中，我选择了公益慈善，而且是面向藏区，重点在阿里地区。

再次进藏，已经是2013年4月中旬，那个时候，我刚刚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祥瑞草原》，身心极度疲惫，自己也非常清楚，目前这种状态不适合承接任何工作，更不利于写作，从容和愉悦才是长篇写作者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一向把采访当作旅行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

但西藏毕竟是雪域高原，高寒缺氧是基本特色，容不得半点儿虚假与狂妄，下飞机不到两小时，我就倒下了，头昏脑涨，气喘咳嗽，吃药、吸氧见效不大，血压一度飙升到150。西藏人民医院的医生为我量完血压后，还用听诊器在我的心脏部位仔细倾听。这个动作令我异常惶恐，让我怀疑自己的心肺是否出了毛病。人在高海拔地区感冒咳嗽，很有可能会迅速转化为肺水肿，继而是脑水肿，口吐白沫、鲜血，甚或几天时间就会

命丧黄泉。

一定是紧张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医生感到了我的不安，告诉我别紧张。

后面的话我替他说了，有自我安慰的意思。我说，就是真的病了，西藏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是全自治区最高的吧。

医生是一位年轻男士，他说，我们医院在高原病防治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他给我开了药，我没有去药房取，因为我的背包里总是备着这些药品。

拉萨的雪和拉萨的雨一样，喜欢在夜晚飘临。刚到拉萨的那几天，几乎每个清晨，拉开窗帘就会看见妖艳一片：薄薄的积雪压在粉红色海棠花瓣上，方亭的藏画色泽明丽，拉萨河依然碧水长流，连绵的群山白雪皑皑，分不清天空与大地。正午时分，阳光照耀在布达拉宫金顶上，每座山峰都有一面旗子，那是冰雪劲风构成的旗云，丝丝缕缕的云雾随风飘逸，飘着飘着，山峦就改变了容颜，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白色逐渐淡薄消减，褐色逐渐变为主体，光照强烈的时候，山巅的雪也会完全消融。

最为曼妙的是，方亭上积雪融化，晶莹剔透的水珠点点落



正午时分，阳光照耀在布达拉宫金顶上，每座山峰都有一面旗子，那是冰雪劲风构成的旗云。

下。细微的雪变成细微的水，从海棠花瓣上缓缓滑下，凄凄切切，犹犹豫豫，失恋女子一般。

拉萨的时光尽管繁忙，但在路途不太远的情况下，我还是喜欢乘坐三轮车四处闲逛。拉萨的三轮车和藏族人的服饰一样，大红大绿，色彩鲜艳，藏族小伙子喜欢在车棚内装一个小喇叭，一路歌声一路笑。当然，那些歌是我听不懂的纯藏文歌曲，曲调却是人人喜爱的欢快，或锅庄，或果谐，或弦子舞。樱花和玫瑰在四月的拉萨含苞待放，柳树刚刚发芽，鹅黄色的嫩芽娇媚清新。三轮车经过的时候，柳粒儿发出簌簌的声音。路过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时候，满心欢喜，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采访和被采访交织着我的拉萨时光：上午我采访公益慈善方面的专家学者，跟慈善基金会人员一起走街串巷，到学校进医院，甚至到患儿家中探访；下午接受西藏各种媒体采访，晚上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直播节目。

一天，我与做西藏贫困儿童大病救治工作的德央一起，到拉萨东郊一个社区落实一名牧区患儿的入院手续，顺便采访一位草根慈善家，他在这个社区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采访还没有结束，我们在小餐馆要了酥油茶和藏面，边喝酥油茶边采访，藏面还没有端上桌，手机就响了，得去拜

访一位闭关修行的藏学家。关掉录音笔，合上采访本，对被采访者和德央说了一声对不起，起身想走，发现自己有点儿站不起来了。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左手从胸前移到眼睑，抹掉刚刚流出的泪花。

到一个居民小区走访一位患儿，一家人住在六七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两张藏式小床呈丁字形摆放，占去房间大部分面积，被褥、衣服全都堆在床上，凌乱不堪。坐下以后，觉得不踏实，伸不直双腿，把床上的杂物往里面推了推，勉强坐稳。同行的人指着房间唯一一扇窗户对我说，晚上他们上厕所只能翻窗户，窗户外面是房东家的院子，院子里有厕所。

依然得走上天路，走上天上阿里，这是我十年间第六次进藏，第四次前往阿里。在从拉萨到阿里的三天行程中，破天荒地第一次吃药吸氧，巨大的氧气罐就在我的座位前。同行的人取笑我，你跟药咋这么亲，见药就吃，还大把大把地吃。

头一天晚上住在日喀则，十多年来，上海、山东等省市对口援助日喀则，为这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宾馆、饭店接近内地。

第二天住在萨嘎县城，水龙头不出水，卫生间放一个水桶、一个暖水瓶。和往年不同的是，床上多了一张电热毯，这令我喜出望外，在长冬少夏的藏西大地，能睡个热乎觉是件多么奢

侈的事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还是被冻醒了，借着手机微弱的光，检查电热毯接头，才意识到整个宾馆停电了，其实很可能整个县城都停电了，这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不足为奇。我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放在被子上，压得我气喘吁吁，天还没亮再次被冻醒，全身蜷缩成一个圆，这应该就是西藏人常说的“当团长”。

同样在萨嘎县城，十年前的2003年冬天，慈善家王秋杨给杯子倒了一杯水，转身把暖水瓶放回原来的地方，也就是几步之遥，水杯已经结了薄薄一层冰。

从札达县城出发，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达巴小学采访，这所小学由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援建，全校不到二十名学生，一位公办教师，一位临时教师。春节前后札达遭遇了十多年不遇的雪灾，不但有人员伤亡，大雪封山时间还格外漫长。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学生还无法全部到校，村里组织人员和马匹，将孩子一个个送到能通汽车的地方，乡政府再派车把孩子接到学校。

学校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由于冬季极寒，平时断电，捐建的浴室、盥洗室形同虚设。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

夏季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有人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辈人没有洗澡的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等部位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这样再多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老师在黑板上用白色粉笔画了一颗大大的苹果，两片叶子优雅地左右散去，艺术而美观。

他用汉语大声问学生，这是什么？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苹果。

一个男孩睁大眼睛，待大家回答完毕才迷茫地问，老师，什么是苹果？

正午的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照得我睁不开眼睛，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站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基金会旗子下面，我问陪同的当地教育部门的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或县城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得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不能没有边民吧。边疆的孩子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付出太多，只要他们生活在这里，就要守边固土，为国奉献。正因为他们祖祖辈辈、世代代驻

守边疆，才换来内地的繁荣昌盛、和平安宁。

望着寸草不生的近旁，亘古银色的远方，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待我反应过来，好像是问对方，又像是问自己，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是不是也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

他告诉我，达巴小学条件还算好的，中印边境上的楚鲁松杰小学也是基金会捐建的，几年前，家长要求安排一名教学水平高一些的老师。但这里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大雪封山，与外界失去联系，一封信要走一年才能到收信人手中。最后有一名老师愿意去，条件是在楚鲁松杰教够一年书，把他调到县城工作。一年以后，老师回到县城，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自那以后，教育局再也不敢往楚鲁松杰派老师了，那里的老师都是本村人，基本上都是初、高中毕业生。

阿里军分区前副司令员阿旺多吉说，在边境做每一件事情都不敢马虎，都代表国家形象，体现国家威严，在西藏边境地区做公益慈善，其实就是体现汉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维护人类和平的伟大壮举。

人们大多知道云南泸沽湖有个女儿国，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普兰县也有个女儿国。走婚是千百年来科

迦村流行的婚姻形式，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在科迦村依然存在。接受过现代教育，特别是西藏民主改革以后，走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在科迦村和普兰县的其他村庄同时存在。

赤脚医生强巴丹增也走婚，他的儿子在浙江省一个内地西藏班读初中。

强巴丹增说，他已经有三年没有看见儿子了，不知道儿子长高没有。

我问他，为什么不跟你的妻子住在一起？医务室、自己家、妻子家三个地方来回跑，多麻烦哦！

他说，不行啊，得养活妹妹们的孩子呢，我是舅舅嘛。

我说，让你妹妹带上孩子，跟自己的丈夫住，就不需要你养活了。

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父亲在世的时候说不能分家，分家在这里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儿。

我说，夫妻、孩子一家人住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啊。

他反问我一句，什么叫天经地义？

待翻译和转述完毕，他惊奇地问我，你们那里不走婚吗？

强巴丹增不但为本村人看病，还经常到尼泊尔为患者看病，